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新 教 育

〔法〕昂热拉·梅迪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我知道什么？

新 教 育

〔法〕昂热拉·梅迪契 著

侯健 译 邢克超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教育/(法)梅迪契著;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421-8

I. 新… II. ①梅… ②侯… III. 改造主义教育 IV. G4 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423 号

我知道什么?

新 教 育

〔法〕昂热拉·梅迪契 著

侯健 译 邢克超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421-8/C·18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1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4 1/8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引言	3
第一章 教育学与新型学校之间的关系	7
第二章 一种新教育学的诞生	16
一、第一次尝试	16
二、最初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20
三、医生——教育家	30
第三章 蒙台梭利方法	38
一、M.蒙台梭利的职业生涯	38
二、蒙台梭利法的原则和教材	40
第四章 德克罗利教育学	65
一、通过生活和为了生活的学校	65
二、德克罗利教育学的影响及持久性	68
三、“隐修院”	70

四、兴趣中心的心理教育学原则	75
五、兴趣中心的体系及其在教学中的 探究方法	81
六、观察与测量 空间、时间的联想， 表达	83
七、德克罗利教育学带来的成就	87
八、一种关系教育学	95
九、一个多种兴趣的片段	106
十、传统课文的学习	108
结论	114
注释	117

再 版 前 言

二十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它曾给人以希望，即不仅要为年轻人的健康发展提供条件，并且要建立起适合他们从出生到成人各阶段的教育方式。

所谓新教育运动，是指本世纪头几十年当中进行的一系列尝试。那时，一种研究入学儿童的科学虽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但人们靠行动自由，凭直觉——有时是天才的直觉，以实际精神进行了研究。起初，这些研究是系统的。

人们尤其认识到，学校教育成功也取决于正在成为学生的儿童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在各个年龄段各不相同，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好奇心范畴。人们还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人际关系的作用，并给予估价。从开始掌握最基础的字母和数字起，儿童已经知道他们与成人的关系，以及在课堂上每时每刻形成的与其他儿童的关系，可以活跃、约束甚至“阻碍”学习进程。后来，人们成功地使学习进程变成了生活的真正一幕。学校教育成功，不再被简单地

认为仅仅是一个智力和意愿的问题。人们承认这种成功也取决于,有时甚至主要取决于一种“活跃”。在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作和共同生活的新方式可以激发这一活跃。

在过去的年代中,教育曾经取得过不少成功,有些成功甚至被称做“奇迹”。不管怎么说,人们总算认识到,所谓教育,并不仅限于循序渐进地介绍将来职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概念,也不仅是增加教学手段,尤其不是通过明智或无味的改进,使这些教育手段起到替代人的影响的作用;选择某种职业和能否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取决于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演变不仅仅,或者至少不直接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与经济条件。

那么,到底什么可以让明天的儿童乐意长大呢?早就允诺给儿童幸福和成功的时代又是怎样为他们做好准备的呢?幸福和成功往往最能激起人们为之奋斗的欲望,总有一天能获得的最佳经济条件难道还不足以提供这两样东西吗?抑或还需要来一次新的巨变,使他们重新回到最初的无知阶段,乞求童年来帮助构筑新的梦想吗?

昂热拉·梅迪契

1990年3月于圣·克鲁

引 言

本书在第一次出版时,我们的愿望是介绍一个广大公众尚不了解而对儿童有利的教育运动。由于从那时起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今天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又增加了一点,即利用上述成果,考虑学校为了捍卫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而需要克服的越来越多的困难。新教育显然不能谋求解决当今社会中关系到教育命运的众多复杂问题。然而,它代表的是旨在尊重并服务于儿童的研究和实践。这些孩子已经成为学生,在学校内部,他们既要求情感上的安全,也要求一种不断适应他们成长过程的教学方法。在学校里,儿童应当得到承认,受到一种动机及教学目标的介绍和实施的激励,教学过程中应考虑到孩子的成熟程度、才能和缺欠,以及他在班级中的处境。

新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过去相当久远的时期。本世纪初,特别是在1914年的战争后,它作为一场为了儿童的革命运动而迅速发展。这是一种良

好的愿望，往往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曾坚持根据被教育对象的需要来建设学校。它遭受过不少失败，但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在一些方面提出了问题。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人们从未察觉到对儿童生活和今后方向的影响。请相信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些时间，利用过去那些年的经验，检查一下对待儿童的态度方面有哪些合乎人道，将是十分有益的。

在法国尤其是在国外，我们有幸生活在实施了新教育的时代和地区。此外，我们还开办了一所学校，它密切注意学生的积极动机，或设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学习。

我们认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从这场自本世纪初开始持续了 40 年的教育革命中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方法值得人们重复：把一种教育学说付诸实践，其唯一目的并不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公职人员，而是首先把创造行为和从中得到的乐趣集中在某些年龄段，置于既定目标及其功利之上。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仅仅是一种动听的语言，因为已经很难培养青年人从事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职业。但这反映出的却是人的一种深刻需要，这种需要如果在年轻时未得到满足，在将来肯定会经常地反映出来。

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新教育运动的革命阶段已告结束。随着儿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期待着看到最终出现一个能调动教育对象“内部动力”的教育学。在教育的全过程围绕儿童的需要来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中,学校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人们不再认为学校可以独自解决培养青年的问题。人们赋予学校另一项重要使命:适应受教育对象的进化、行为及智力上的不断发展、情感需要及不同年龄对人际关系和他人影响的需要。能否正确地满足这些要求,决定着这些年轻人能否适应明天的社会。

然而,学校不适应学生现时需要的现象却日益增多并日趋严重。处于不利社会文化环境的学生,由于从出生开始就缺乏太多的东西,所以在学校的要求面前总是感到十分困惑,而且常常从第一天起就是学习方面的输家。目前还存在另一种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中,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并不能帮助他们成才的生活条件。有的家庭尽管物质条件优越,但成年人生活中的孤独和恐惧却感染并折磨着孩子,使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不能很好地适应生活并可能导致不同形式的失败。

学生们要在学校里度过很多年,这是一生中的重要时期,许多东西可能在学校时就定型了,所以学

095176

校应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今天儿童在3岁这个培养个性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就进入学校,直至青春期后或至少在青春期间才离开。他们在学校接受知识信息或准备职业的培训,却不了解集体生活所带来的温暖和激励,也不了解为将来的生活作准备的学习成功的那些机会。一些学生虽然聪明,却缺乏学习欲望和惧怕学习,他们数量的增加使人们越来越感到震惊。还可以列举出其它更为严重的情况:吸毒、犯罪、团伙在男孩女孩生活中的作用,这些问题时时窥伺着那些成长不正常的青少年。当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问题。这令人想到现代化生活带来的或至少是在家庭中经常加剧的那些情感纠纷、焦虑和不安安全感。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学校常常是这些现象的第一见证人。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学校是导致某些越轨行为的因素之一。一所学校,如果能做到在任何时候,向所有的学生提供人性的热情与友谊,使他们具有安全感和价值感,就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帮助。新教育尝试和成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它甚至超出了一种完美的教学法。能够帮助学校为学生服务的,是“给人以安全感”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只有靠一名自信的、懂得儿童科学的成年人,以及一种课堂上的新气氛才能创造出来。

第一章 教育学与新型 学校之间的关系

新教育学从一开始就希望看到，把观察和科学揭示的真理运用到教育行为中去。后来，人们称这一科学为儿童科学。尽管新教育这一词在 19 世纪末才开始使用，但第一个提出它所表达的理想的是蒙田。作为法国教育学的杰出代表，蒙田一直主张减少外部的和机械的训练，建议教育者在进行工作时“要根据被教育者的智力……让他自己品味、挑选和识别所学的东西；有时为他们打开大门，有时让他们自己打开大门。”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随笔集》的作者还要求教育工作者“……让学生在自已面前快步走，以便判断他的速度，知道该把速度放慢到何种程度才能适应他的能力。”

所以，从 16 世纪起，就提出了这样一条后来被所有新教育运动的先驱都接受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些先行者长期主张的“从内部入手”培养学生的目的，必须深入了解教育对象的机能和他的变化。而

蒙田提出的要求之所以宝贵,就在于他不仅要求观察受教育对象,观察学生如何主动适应生活(“有时让他们自己打开大门”),以了解学生,而且建议在教育的过程中观察他们(“……让学生在自已面前快步走”等)。

当人们打算教育儿童时,了解他们的各种表现,特别是了解他们对不同文化知识的接受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有人也许会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克拉帕雷德就曾经提问过,一个一点植物学都不懂的人,难道会经常与一所园艺学校接触吗? H. 斯宾塞也早就在他的《教育论》中重申过,为了饲养猪、马等牲畜,人们必然要关心它们的生长规律和饮食习惯。教育的改革者们强烈感到,要教育儿童,就要了解他们。在上一世纪末,这种需要甚至有时使人们混淆了实践与科学研究或调查的界限。而且,当这场“儿童学”运动涉及的范围太广而令人忧虑时,曾有人建议不要因为一些理论和科学知识使教育者过于为难⁽¹⁾。在那个很容易把对待儿童的两种态度混淆起来的时代,该建议自然是一忠告。它可以防止把课堂变成心理观察和试验的场所而影响实践。

那些主张学生应该参加到教育行为中来的人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当成“填鸭”。围绕着这个真理,长时间以来已建立了许多制度,创造了许多教学方法,

也经历过许多成功或失败，终于凝聚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提法——主动式方法。人们越到处运用这个术语，反而越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和到底具有什么意义。蒙田要求让学生们自己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的确宝贵。后面，特别是在讲述“新教育”缔造者的成就时，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其实，要进行教育学革命，还有第三个条件，《随笔集》的作者已经提出来了。这就是在让儿童快步走的时候研究他，对学生——儿童进行观察。这就是研究被视为时刻构成年轻人在应处环境中生活的全部关系的教育情境。但是，这一条件没有被持续地充分地满足。那些儿童受教育的地方——课堂或学校，再加上教育与获得知识的行为所造成的复杂性，应该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场所。如此设计和进行的教育学研究，从其它学科中吸收营养，可能影响儿童的命运。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曾多次涉及过的问题，其出发点是希望给予教育学一个专门的领域，为它找到一门科学学科资格。应当承认，在经历了许多变动和困惑之后，教育学仍然存在于人文科学之中，可能是因为它与某种哲学及规范的概念有关，与日益复杂的经济生活对其将来成员的紧迫要求有关，教育学仍然是一门尚未获得专门研究领域和行动领域的学科。

人们再也没有看到本世纪初年那样的教育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研究和著作,其目的就在于确定教育学的目标。只要再翻阅一下克拉帕雷德的经典著作《儿童心理学》中的若干章节,就足以了解为一门关系到儿童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新的人文科学提供正面根据的需要,并发现当时那些教育学的倡导者们对教育学终有一天会成为一门科学这一点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这门科学不仅像为人类所用的其它学科那样,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相关问题,还牵涉到特别复杂的研究目标。无论是要教育的儿童、需要反复灌输的知识和行为准则,还是获得知识的程序和每一门科目强调的规则,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做出回答:这到底是一门纯理论科学、规范科学、实验科学呢,还是一种仅从其它科学领域吸取原则的纯粹实践?应该称它为儿童学呢,还是称它为儿童教育技术呢?其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方面的顾虑,这个顾虑并没有对革新教育学起到多大作用。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在巴黎大学上的一系列课程。刚刚创立了几年的教育科学讲座被一位新教师占据,他坚持要确定教学目标。在对教育学归属于人文科学大家族的所有可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后,仍然存在着一种怀疑,似乎没有可能使教育学成为高尚的科学。检查之后尽管没有就问题的解决做出